

吕宏强 吕帆 著



都 市 轻 喜 剧

爷爷奶奶有“溺爱”孙子的理由，
姥爷姥姥有“娇惯”外孙的权利，爸爸妈妈要“夺回”儿子的教育权。
《保卫孙子》向您讲述老百姓生活的另一种喜怒哀乐。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吕宏强 吕帆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卫孙子 / 吕宏强, 吕帆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80680-983-9

I. ①保… II. ①吕…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2634号

保卫孙子

作 者	吕宏强 吕 帆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封面设计	金 虎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40mm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83-9
定 价	3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2826517

—

自诩“三八娇新娘”的王婷婷做梦也没想到，精心设计的完美婚礼会因都市里司空见惯的堵车而搞得一塌糊涂。

天色微明，婷婷便梦游似的来到街口的美容馆，任凭化妆师在脸上恣意“加工”了个把小时。当阳光从窗棂扑入，撞了她一头一脸时，对面的化妆镜里出现了一位精致如玉琢般的可人儿，婷婷顿时满心满眼洋溢着幸福，人也无端地恍惚起来。

按照约定，新郎周小易9点整带着他的兄弟团登门接亲。挺括贴身的西装令原本以休闲达人自居的新郎官略带拘谨，平日如簧的巧舌也由此受到了牵绊。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抱得美人出了单元大门。

临上婚车前，婷婷撩起婚纱的皱褶使它蓬松起来，遮了遮微微隆起的腹部。她轻叹一声，若不是这突然而至的小生命，自己断然不会轻易走进婚姻的殿堂。她回望熟悉的楼前小路，看见已显老态仍在热情招呼亲朋好友的父母，一种不可名状的心酸从心底涌出。眼看着自己的新娘泪眼蒙眬，周小易忙揽过婷婷，在她光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而后充满爱怜地看着她美丽的眼睛，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婷婷心底一暖，望着将要和自己共度一生的爱人破涕为笑，坚定地迈上了婚车。

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酒店外，彩色气球做成的拱门下，两个巨型“易拉宝”竖立两侧。一边印有“周小易 王婷婷新婚志喜”；另一边则是俩人甜蜜温馨的婚纱照。

络绎不绝的来宾,或成双结对,或携儿带女,喜气洋洋来到酒店。几位老年人驻足婚纱照前,啧啧有声跷指以赞,和胸前挂着相机、一副摄影家打扮的新晋公公周非凡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周非凡从剧团干事起步,官至文化局局长。几十年下来,目睹了人之命运的迥异:风光一时而后湮灭的,口吐狂言一事无成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平庸无趣自满自足的,让他认定了只有“业务”才是最靠得住的朋友。故而多年来,摄影成了他 为官之外的“专业”,退休后恰逢摄影家协会换届,一不留神被选为主席。于是,他的专业立刻升级为事业,本应休闲的退休生活变得愈发忙碌了起来。

新晋婆婆苏梅从宴会厅里匆匆出来,一套考究的西式裙装合体雅致,精细的妆容使她更显气质出众,品位不凡。她四下寻找着,看见周非凡便疾步上前,小声嗔道:“老周,这不是你搞摄影作品的时候,赶快招呼客人。”

周非凡“呵呵”一笑,抬手就给苏梅抓拍了一张。他刚要说什么,一位老年男子肩上架着小孙子,哼着戏曲小调过来,拱手贺喜道:“周局长,恭贺儿子新婚大喜。”

“都退休的人了,以后喊我老周。老孙,里面请!”

苏梅看着老孙肩上的孩子,笑道:“宝贝快下来,别把你爷爷给累着了。”

“没事没事,给孙子当牛做马,习惯了。”老孙笑咪咪地解释着。肩上的孙子“咯咯”笑着,学着吆喝马车的姿势,拍拍爷爷的头,腿一蹬,清脆地喊道:“驾!”老孙如得号令,原地转了一圈后,一声“嘶鸣”,“驮”着孙子一路蹦跳着向宴会厅走去。

周非凡突来灵感,抓起相机对着老孙的背影一阵狂拍。

苏梅不屑地撇了撇嘴:“瞧你这些老哥们儿这点儿出息。有了孙子,个个都像 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得不得了。”

“梅梅,咱要有了孙子可不能这么惯着。”周非凡放下照相机,正色道,“我可 不给孙子当‘孙子’。”

“由不得你。”苏梅发着感慨,迎着来贺喜的一对嘉宾做了个请的手势,又悄声 对丈夫说,“现在的爷爷都爱犯贱。我警告你啊,到时候你可别为争孙子,跟你儿子 媳妇打起来。”说到儿子,她突然想到迎亲的车队怎么还不见踪影,拿起电话就拨给 了周小易。

坐在婚车里的周小易,此刻如同电影里被共军包围的日本兵,前后左右全是严 严实实的大小轿车,已经停滞不动有些时辰了。而这条倒霉的行车路线正是他和 新娘的得意佳作之一。本来两家相距也不过四五站地,可周小易一时心血来潮,要

沿着俩人初识时轧马路的线路走上一圈，并言之是“向未婚告别”，凭吊已然逝去的青春年华。一向温顺的乖乖女王婷婷自然没有反对意见，然而这个浪漫的线路令他们此时后悔莫及。

周小易从车窗向外探出头去，尽量平和地和母亲说着电话：“……对，堵得死死的，趴窝了，急死我了……”好像是为了印证他的话，突然间，前后左右的车都按起了喇叭，一时间，车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婷婷安静地坐着，纳闷道：“皇历上不写着今儿‘宜出行’吗？”

一旁的伴娘李小爱揉了揉她一把，嗔道：“你怎么和我妈一样，信那玩意儿啊？”

周小易突然从外面缩回脑袋，对着电话说：“妈您别着急，前面的车好像动了！”

司机如同听到了出发的号令，忙踩油门启动车辆。突然，一辆面包车猛地从侧道蹿至婚车前，司机猝不及防，慌忙一个急刹车。随着一声紧急刹车刺耳的尖叫，毫无防备的婷婷被闪得趴到了前排的座背上。

周小易见婷婷被吓得花容失色，转身和司机下了车。这才发现，被花束彩带装扮一新的奔驰车和插进来的面包车的前保险杠几乎要碰在一起。司机冲着从面包车上下来的矮胖司机斥道：“你怎么随便加塞啊？出了事，这‘大奔’你赔得起吗？”

矮胖司机并不理睬他们，不屑地抖抖肩，忙不迭地围着自己的面包车检查着，嘴里嘟囔着：“一破‘白奔’嘚瑟什么啊！您要是宾利、劳斯莱斯，哥们儿早离你八丈远了。”

周小易不乐意了：“‘白奔’怎么了？大爷我愿意。你加塞还有理了，着急去殡仪馆啊？”

矮胖司机看看周小易胸前的“新郎”花束，不无讥讽道：“这新郎哥眼里有水，没看我车顶上绑的是什么。”

顺着矮胖司机的手指望去，果然有一摞花圈被绳子结结实实固定在车顶上。周小易怒了：“王八蛋，我们是婚礼车队，你加我前头什么意思？臊我的喜事是不是？”

矮胖司机一副浑不吝的样子靠在车上，讥笑道：“我就是王八蛋，我撞你是怕你们不认识去奈何桥的道！”

周小易气血攻心，扑上去揉了揉矮胖子一把：“你成心找事啊！”

说时迟那时快，这厢矮胖司机还没反应，面包车上便跳下几个身着黑衣、胸佩白花的壮硕男人，气势汹汹地朝周小易扑来。

大屏幕上播放着周小易和婷婷精心制作的 VCR，大厅的一大半已经坐满了客

人，人们谈笑风生，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苏梅招呼完一拨客人急急过来，对站在大厅外看风景的周非凡抱怨迎亲车队迟迟不到。因为按当地民俗来讲，新婚喜宴应在中午12点以前开始，过点的话恐会对婚姻不利。周非凡让苏梅少安毋躁，相信吉人自有天相，更何况是迎亲车队。他正说着，看见一位风韵犹存、颇具气质的中年女子俏笑着，美目顾盼，一路嗑着瓜子，摇曳着婀娜的腰肢走了过来。见是剧团的老同事、名旦李完美，周非凡忙招呼道：“哎哟小李子，真没想到，你也来给我们捧场了。”

李完美一张口，看似软绵绵的话却透着责怪：“我们家小爱怀着孕，可你家儿媳妇非要拽她做伴娘，你说我能不能给我女儿操心吗？”

苏梅眼睛看着别处，不冷不热地说：“瞧您这话说的，想给我儿媳妇当伴娘的人多了去了，应该是你家小爱上杆子……”

苏梅和李完美因为“历史原因”明枪暗箭三十余年，一有机会便相互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却因为周非凡的调和一直没有翻过脸。眼瞅这一对冤家要掐起架来，周非凡当起了和事佬：“呵呵，小爱是我家儿媳妇的闺蜜，打小的好朋友，应该，应该。”

李完美环顾一下四周，过去用肩头撞了苏梅一下，笑嘻嘻地问：“苏梅，街坊们都说你家的婚礼比我们小爱的婚礼热闹、气派，有点儿要在咱家属院拔头筹的意思。”

“咋地，后悔了？”苏梅得意地说，“你可以让你家李小爱再办一回啊，我全程帮你张罗。”

周非凡忙告饶道：“行了，行了，一见面就掐，也不分个场合地界。”

“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完美摸出一张纸巾，将手中的瓜子皮认真地包起来，轻描淡写地说，“我承认你家的婚礼是比我家小爱的婚礼热闹上档次。但遗憾的是，一对新人两台旧机器，也没什么好显摆的。”

苏梅喝道：“你少胡说八道，我家小易和婷婷可是一年前就领了结婚证的。”

周非凡也正色道：“梅梅说得没错，要不是小易为了完成他手上的大项目，早把事办了。你可不敢给来宾瞎说，出了事，梅梅可不是……”

李完美娇声娇气地唤道：“周老大，你‘梅梅’长‘梅梅’短地叫，听得我一身鸡皮疙瘩。保点儿晚节吧，别叫人听着觉得恶心。”说罢拎起纸巾一角，将已经包好的瓜子皮随手一扬，拎着纸巾转身甩手离去。

“这狐狸精，我看她就是来搅局的。”望着李完美的背影，苏梅心有不忿。

周非凡宽厚一笑：“你多心了，她女儿是婷婷的闺蜜又是伴娘，怎么会搅局？”

苏梅低声喝道：“你护着她说话什么意思，没有当年你和她……”

“姑奶奶，赶快打住。”周非凡连连双手作揖，“今儿是咱儿子的大喜日子，不提

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成不？”

“妈，我弟咋回事，接新媳妇的车队怎么还不到啊？”随着呼唤，婚礼主持、新郎的姐姐周小容来到他们身边。

此刻被众人千呼万唤的周小易正被几个壮硕男人围在中间，矮胖司机撸起袖子一步步向他逼近。猛然间不知是谁操了周小易一把，他竟如保龄球般直直跌入矮胖司机的怀里。得了便宜的矮胖司机顺手将周小易摁在面包车上，挥起拳头劈头盖脸砸去。周小易奋力反击，但明显实力差距过大，没几下，便被对方占了上风。

眼见“战争”爆发，李小爱急忙冲着迎亲车队的宾客们发出呼喊。知道自己人受困，宾客们纷纷跳下车来增援新郎官，冲在最前面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是婷婷的母亲马大玲。

仗义、直率的马大玲全然忘记自己的年龄和身份，不由分说挤进人群，这才看见矮胖司机和周小易两头相抵，如同斗兽场里的两只斗牛僵持着。虽然周小易处于下风，但他仍不依不饶地脚下使着绊，死死拽着对方的胳膊使其不得动弹。见此情景，马大玲大叫一声扑了过来，毫不犹豫地矮胖子胳膊上咬了一口。听着对方的连连惨叫，对此“战果”马大玲颇有成就感，她顺势脱下一只鞋抡将上去，厉声喝道：“欺负我女婿，看我不扇死你！”

一见母亲发飙，婷婷深知这位当年的“铁姑娘”今日的“铁老太”的手段，其后果又将会不堪收拾，急忙扑过去，拦腰抱住了马大玲往后拉着。怎知恰在此时，自认为被老妇“羞辱”的矮胖子绝地反击，一头撞向马大玲的肚子。正倾力为新女婿报仇的马大玲猝不及防，本能地向后倒去，令刚扑上来立足未稳的婷婷随她一起向后摔下。马大玲肥硕的身躯结实实地压在了娇小柔弱的婷婷身上。

周小易和李小爱大惊失色，他们忘了战斗，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推开马大玲，招呼送亲的人们将面色苍白的婷婷连抱带拽送回婚车。

马大玲自觉“战功卓著”却遭人冷落，追着女婿兴师问罪。待看到躺在婚车后排座椅上捂着肚子痛苦呻吟不止的女儿时，顿时恍然大悟，后悔莫及。她喝退众人扑上去，悄声问道：“没事吧？”

婷婷强忍痛苦，挣扎着抬起头来：“妈，我可能要……要流产了。”

“什么，要流产！”周小易大惊失色，平素里鬼机灵的脑袋瓜如同被人猛击，一时蒙在那里。

马大玲想都没想，直起腰来冲着周小易吼道：“都是你干的好事！什么狗屁‘奉子成婚’，我们婷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周家没完！”

李小爱忙劝道：“阿姨，先别埋怨了，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苏梅夫妇终于知道了迎亲路上发生的一切，周遭的热闹喧嚣全然隐去，只留下老夫妻俩面面相觑。

“结婚的日子新媳妇闹流产，今儿这人要丢大发了。婚礼要是泡了汤，你老周家祖宗八辈的脸都没处搁了。”苏梅拉下脸来，没好气地抱怨着。一抬眼，却看见周小容急乎乎地朝他们走来，催问何时新娘驾到。望着被外人称为“女强人”的女儿，苏梅真不知道她以往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本领哪儿去了：“亏你还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塞车、堵车、撞车，你不会说啊？”

周小容被母亲的一顿抢白弄得莫名其妙，便将求助的眼光投向父亲。周非凡勉强一笑，言简意赅将苏梅发火的内幕向女儿做了披露。得知原委，周小容当机立断，自己去婚宴现场独当一面，父母负责新郎新娘尽早来到现场。

经过一番检查，医生认为婷婷眼下无甚大碍，但需留院观察一小时，以免引发早期流产。得知不能按时赶到婚宴现场，婷婷急得“嘤嘤”地哭了起来。迎亲路上所遭受的种种委屈、痛苦，身心层层叠叠的不适通过“哗哗”的眼泪全部排泄了出来。她哽咽着表示，为了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婚礼的印象，也为了掩饰自己奉子成婚的事实，自己需马上离开医院。

“你不要命了？赶快躺下，这婚咱不结了。”马大玲心疼女儿，冲着想要反驳的女婿扔出一串连珠炮似的诘问：“你翻什么白眼？结婚证领了一年了你都不办婚礼，是不是把我家婷婷骗到手就万事大吉了？”

婷婷抹了抹腮边的泪水，嗔道：“妈，我不是给您说过好几次了，小易设计的游戏项目突然改了上市档期，他也是身不由己。”

周小易一脸笑模样，轻言细语地解释道：“主要是完成了这个项目能拿到一大笔奖励，有了钱就能把我们的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亲戚朋友叫好，也给您和我老丈人长脸。”

“长脸好啊。那我问问你，你妈今儿给我们婷婷准备了多少钱的改口费？”马大玲一本正经地问着，见婷婷伸手拽她，又冲女儿呵斥道：“你犯贱啊？你老老实实给我好好躺着，我外孙的小命要紧。”

周小易借机移步病房门口，长舒一口闷气。恰在此时电话铃响起。一看是母亲的电话，他急忙侧身溜出病房，在走廊接通电话。

“……告诉你丈母娘，婷婷和我孙子的命是要紧，但我和你爸的这张老脸也要紧。让医生和救护车跟着，我给他们封大红包，说什么也得让婷婷在现场撑上半个小时。”母亲的“通牒”从电话里传过来，周小易虽心存不满，却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恰逢李小爱催促他赶快搜刮办法应付婚礼事宜，周小易突然有

了想法。

“小爱，你是不是婷婷的铁杆闺蜜？”

“全世界都知道我俩好得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你不知道啊？少绕弯子，有什么想法赶快说。”

周小易狡黠地一笑，凑近李小爱如此这般低声道来……

“各位亲朋好友，吉时已到，有请新人出场！”

随着周小容一声令下，乐队奏响了温馨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全场灯光渐渐暗下，只有一束追光射向门口。炫目的灯光下，周小易头戴瓜皮帽，身着马褂长袍，新娘一身大红民族装，头顶“红盖头”，俩人挽着手臂，缓缓走向典礼台。

坐在主宾席的苏梅看着儿子儿媳的衣着纳了闷，她凑近周非凡，疑惑地问：“不是订的婚纱吗？怎么改中式了？”

周非凡未置可否地一笑：“是啊，你这个不着调的儿子，难不成还要玩‘掀盖头’不成。”

苏梅突然想起什么，她看了看对面空着的两把椅子：“咦，亲家呢？”

周非凡端着相机对准了新郎新娘，心不在焉地应道：“可能招呼他们家亲戚呢。”

在嘉宾的注视下，两位新人来到典礼台中央站定。周小易帮新娘站好位置，侧身冲担当婚礼主持人的姐姐点了下头，嘴角不易察觉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周小容对弟弟这种笑意再清楚不过了。自小时候起，每当他要玩弄小心眼儿时，便会不经意地露出这种笑模样。但此刻她只能调动一位职业主持人的专业技能，尽力帮衬弟弟，为他打造一个完美的婚礼。

“大家看到了，今天我们举行的是传统婚礼，为什么呢？”周小容故意卖了个关子，她笑意盈盈地环视着嘉宾，将目光落在了苏梅和周非凡身上，“因为新郎新娘的父母当年是一把喜糖、两瓶喜酒、铺盖卷往一起一搬，革命的伴侣就诞生了。今天，他们的下一代过上了好日子，新郎新娘为了弥补父母的遗憾，要让大家见证一个既传统、又热闹的婚礼。下面请新郎向新娘献唱《掀起你的盖头来》。”

热烈的掌声中，周小易毫无羞涩地上前一步，朝嘉宾们深鞠一躬，便围着新娘手舞足蹈地唱着《掀起你的盖头来》。歌声虽无美感却节奏颇准，舞姿尚欠专业然充满喜感。笑声中，嘉宾们用手掌为周小易打着节奏，喝彩声、口哨声不绝于耳。

“新郎唱得好不好？”一曲完毕，周小容向嘉宾们征询意见。当听到此起彼伏的“好”声时，她请过周小易，充满喜悦地介绍道：“大家看看我们的新郎，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英俊潇洒，神采飞扬，简直是赛过影星……大家说，是赛过哪位影星

啊？”她冲着台下起哄“闹场”的几个年轻人笑道：“那位男嘉宾说得对，赛过明星王宝强！”

大家哄堂大笑，因为这位主持人姐姐如此“表扬”新郎弟弟实属“笑弹”一枚。

周小易装作笑不自禁，伏在姐姐肩上悄声说：“好，再用闲话往下拖。”

周小容佯装帮弟弟整理衣衫，冲他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转身又开始了下一折：“说完了新郎说新娘……”

如潮的掌声中，“红盖头”下的李小爱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按照周小易的精密部署，自己这个假新娘只要扛过一个小时，婷婷就会出现在婚礼现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换下去。此刻时间已经过半，自己的任务即将完成。想到此，李小爱不禁暗自哂笑，伴娘做到如此地步，还真是空前绝后哩。

来宾们有节奏地喊道：“揭盖头，揭盖头！”

“大家要求新郎揭你的盖头，你同意不同意？什么？明白了。”周小容对“新娘”问完，又煞有介事地对嘉宾说：“新娘说新郎刚才那段《掀起你的盖头来》唱得不好，必须重唱一遍才能揭。”

“好好，那我再用通俗唱法唱一遍《掀起你的盖头来》。大家给点儿掌声！”周小易磕头虫似的点着头，立马拿起话筒杆，模仿歌星做出一个耍酷的姿势，声嘶力竭地唱起了“原生态”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周小易的歌声在亲朋好友那里能赢得掌声，但对曾经的名伶李完美来说简直就是受罪。她四下打望没看见当伴娘的女儿，便悄悄溜出大厅给李小爱打电话。电话拨通没人接，正不知所措时，抬眼却看见了令她瞠目结舌的一幕：明明站在台上的“新娘”，此刻却穿着婚纱和她的父母亲匆匆从出租车上下来，急急走上酒店的台阶。

李完美心里一“咯噔”，第六感告诉她这婚礼有些蹊跷。果然，当她急匆匆赶回婚礼大厅时，正听见来宾们起劲儿地哄笑着，要求新郎新娘接吻。周小易讪讪地笑着，求救似的看看周小容，希望这位电视台的名嘴能拯救自己于危难之中。

“好，我们满足大家的要求，新郎新娘给大家亲吻一个。”周小容胸有成竹地笑笑，朗声回应着。她努努嘴，示意周小易揭开“新娘”的红盖头，在盖头里面完成“接吻”。周小易对老姐的这招简直佩服极了，他毫不犹豫地侧向嘉宾，用身体挡住众人的视线，掀开“红盖头”一角，准备演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

“慢！”只听一声断喝，李完美疾步走上台来。周家姐弟见来者不善，忙对她鞠躬、微笑，意欲将她拦在台侧。李完美冷冷地看着大献殷勤的周小容姐弟，抑扬顿挫戏份十足地说：“新郎的演唱真是太精彩了。下面我们请新郎给大家玩个魔术

《大变活人》！”说着话她手一扬，将蒙在“新娘”头上的红盖头一把扯下。

李小爱怔怔地看着从天而降的老娘，同时也看到了目瞪口呆的周小易姐弟，以及从侧门匆匆赶来的新娘婷婷。听着嘉宾们炸窝似的议论和喧嚣，她知道，自己和周小易夫妻联袂出演的戏码彻底失败了。

俗话讲，猪尿脬打人不痛臊气难闻。周小易、王婷婷的婚礼就印证了这句话。一向干练利落的苏梅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搞得不知所措，就连好脾气的周非凡也长吁短叹不已。草草结束了婚宴，除了借故溜之大吉的周小容，周、王两家人聚集在苏梅家里声讨周小易。

周小易满腹委屈，一遍遍地讲着艰难的迎亲过程，当然也没忘了把自己的勇敢担当、急中生智浓墨重彩渲染一番。而苏梅则追根溯源，直指问题并没有出在堵车，而是马大玲咬了别人，才导致婷婷摔倒，继而发生了先兆流产事件，最终搅和了婚礼。

“我搅和了婚礼？你儿子不骂人家，人家能大打出手？”马大玲不乐意了，她噎完苏梅又狠狠地白了女婿一眼，斥道：“知道自己是在结婚，还要惹是生非，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你周小易有婚前性行为……”

“怎么能是婚前的那个行为，我和婷婷是领过证的。”

“领过证就成挡箭牌啦？”

“怎么就挡箭牌了？”苏梅咳嗽一声，不紧不慢地说，“亲家你学没学过《婚姻法》，结婚证不管事是吧？再说我们小易起早贪黑连周末都不休息在赶项目，还不是为多挣点儿钱，把婚礼操持得既有档次又风光体面？”

马大玲不屑道：“那是你们老周家有虚荣心，怕娶了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儿媳落下闲话。”

“妈，你瞎联想什么啊！”一直躺在沙发上的婷婷急了，她刚要起身劝阻母亲却被周小易按住了。

一见事情有些背离主题了，周非凡连忙出面说道：“我来说两句。第一，周小易忙活公司的项目确有其事。但操办婚礼，我还没见他出过一个子儿，所以不存在挣钱办婚礼一说。”一句话说得苏梅哑口无言，周小易也只剩下尴尬的一笑。见自己的话有了效果，周非凡又语重心长地对马大玲夫妇说：“第二，咱们周、王两家不存在门不当户不对的说法，那是封建思想的残渣余孽。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互相埋怨了。今后大家的重点工作是保护好婷婷，不能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婷婷的父亲连忙响应道：“亲家说得对，我举双手赞成。”

“婚礼的事已经这样了，我也就不多说了。”苏梅顺应大势，息事宁人道，“从现

在起,大家要对婷婷肚子裡的胎儿负起责任来,不利于胎儿的话不说,不利于胎儿的事不做。”

“我妈说得对,从现在起,婷婷就是咱家的大熊猫、金丝猴,重点伺候。”周小易话刚说完,便看见苏梅眉头轻轻一皱,他赶紧改口说道:“是重点保护!”

如何保护婷婷腹中的胎儿,可让苏梅费了一番心思。她首先做出的保卫孙子计划是杜绝婷婷上网,以防无形的电脑辐射对胎儿所造成的影响。可又不能明着给儿媳提出,思来想去,她觉得如果网络自己断了,那就怨不得任何人了。于是,在一个清闲的中午,苏梅直接剪断了家里的网线。

网络突然中断令婷婷惊叫连连。周小易很快找出了断网的原因,苏梅无奈,只好给婷婷下了正式通知:为了胎儿,怀孕期间坚决不能上网!

不让身为保险业务代办员的婷婷上网!婷婷默不作声转身回了房间,关上房门生起了闷气。这下周小易可忙坏了,他又是央求母亲开恩接上网线,又得不时回房间哄婷婷开心,一边是老娘,一边是老婆,真让他初尝了婚后吃夹板气的滋味。好在周非凡回到家中,严厉批评了妻子的荒唐行为,并和儿子约法三章,是“远离电脑”而不是不能上网。

周小易深刻领会了前周局长“远离电脑”的精神,并很快贯彻在实际行动中。首先,他给婷婷配置了一副最新款的遥控键盘和鼠标,并将她安置在床的最里端坐定,面对三米外的电脑屏幕进行“远离电脑”的操作。

生长在工薪阶层家庭的婷婷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嫁给周小易这样的干部家庭在外人看来是攀了高枝,可简单质朴的婷婷却并没看重这一点,她在意的是周小易对自己的那份感情。如果再扩大一点儿,更在意他的聪明机灵和雅痞风格的玩世不恭。对于老公的“智商”婷婷从来都是只有仰慕的份儿,此刻更是如此。她坐在床角打着字,不时让坐在电脑前的周小易给自己念念聊天网页上对方传递过来的内容。如此这般,没几个回合周小易便受不了了,婷婷更觉得看不见屏幕的操作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仅有手感而不能睹物,着实让人难以忍受。

周小易灵光一现,从抽屉里取出一架望远镜递给婷婷。有了望远镜婷婷看电脑里的字清楚了,如同坐在电脑前一样,周小易也不用再充当复读机的角色。婷婷钦佩地望着周小易,主动嘟起嘴巴,隔空献上一个响亮的吻。周小易来了情绪,凑过去正要和新娘子腻歪,就听房门被人敲响,随着敲门声,苏梅推门而进。

“谁允许你们把网线又接上了?”苏梅看看电脑屏幕,又看看拿着望远镜的婷婷,终于明白有人已经“抗旨犯上”了。她不顾儿子关于“远离电脑”的解释,失望地望着他们,心想孩子们到底还是年轻任性,对潜在的危险严重认识不足。如果任

由他们这样下去，胎儿若有一丁点儿闪失，最受伤害的还是他们小两口呀。想到此，她毫不犹豫地命令儿子去将网线剪断，见小易嘴撇脸吊待着不动，她端起椅子便向外走去。

小易知道母亲的脾气，若是一味拗着她怕是自讨苦吃，便忙跟了上去：“只要老妈您不登高爬低上凳子，这网线我自己去断。”

苏梅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说要去监督儿子剪网线，却听见屋里“咣当”一声响，回头一看，是婷婷将手中的望远镜扔到了桌上。苏梅一怔，心想这丫头平日挺温顺的，这怀了孕脾气还真是见长。她尽量平和地说：“怎么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婷婷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她坦言道：“妈，我肚子离电脑三米远，电脑辐射根本就没有这么远。您不能因噎废食，让我没办法做其他事情呀……”

“什么事情？”苏梅苦口婆心道，“孩子，现在悠悠万事，唯我孙子为大，不要给我讲任何理由。”

刚做了几天新媳妇，婷婷便觉出其中的不同来。两边虽然都称为“家”，可“家”和“家”却大有不同。在娘家，你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爹娘以你为中心，你是家里的宝贝。在婆家，虽然你也是宝贝，可那种无拘束的自由、任性的张扬却统统都要收掩起来，不得露出半分。在娘家二十多年养成的习性要适应婆家的生活节奏难免要有个磨合期，双方若都不想勉强自己，时间长了，定会产生矛盾。因为用电脑的事和婆婆产生不快，婷婷心有怨气但又无力反驳。想到在娘家的我行我素，下班后便不自觉地走上了回娘家的道路。

刚刚走进小区，婷婷便听到礼堂那边传来了欢快热烈的音乐，想必是老妈他们街舞队又在排练了。想到这儿，她不禁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果然不出所料，马大玲此刻正率领着几十个退休女工在跳着时尚、活力四射的街舞。只见她身着宽大韩服，头扎鲜艳发带站在队伍的最前端，和着音乐正跳在兴头上。马大玲的舞姿谈不上多么专业，举手投足间却透着一股豪爽和洒脱，最关键的是表情丰富迷倒一众看客。

忠实粉丝刘老蔫端着茶壶，调侃道：“马大玲，能不能不要飞你的媚眼了，电得我心里直痒痒。”

“我看你是心怀鬼胎吧。小心我家王满堂收拾你，打你个进了茅房都找不着茅坑。”马大玲且舞且笑着，游刃有余地对付这些老粉丝的小挑逗。她正要“调戏”刘老蔫，抬眼却看见婷婷笑吟吟地站在一边，忙对大家说：“姐妹们，今天的排练就到这儿。”马大玲顾不上她的街舞伙伴，径直迎向女儿：“你怎么回来了？”

婷婷一笑，拿出纸巾为老妈擦去头上的汗珠，小声说：“和我婆婆拌了两句嘴，

她说要来找您理论,我先来给您打个预防针。”

马大玲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后代,在激变的90年代,因为技术高人品好,没有遭遇到下岗、分流之类的命运。狠着劲儿干了几年,到了退休年龄,“呼啦”一下就想开了。从未跳过舞的她竟然成了街舞队的领头。有了这个头衔,她理所当然地关心起国事家事天下事,成天指点江山,激扬口舌,活脱脱地成了一个老愤青,全无一点儿安度晚年的样子。这会儿得知亲家为了保护未出世的孙子亲自去剪网线,马大玲不禁唏嘘不已。

回到家里,婷婷窝在沙发角落,享受着母亲给她源源不断送来的零食,抱怨婆婆没和自己商量便断了网络,导致自己和约好的客户无法联络,更令依靠网络生存的小两口无法查询孕妇保健知识,购买必要生活用品。看见母亲连连点头,婷婷很庆幸两个妈妈没有结成统一战线,要不自己可真就没活路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婆婆结过统一战线?”马大玲对亲家苏梅总体没有意见,但不知道哪个地方没捋顺,总是和她难有共同语言。她想了想又说:“婷婷,但是这回我认为你婆婆的举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接着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铁杆粉丝刘老蔫刚得了个头上带犄角的外孙,“小两口可怜啊,住在一个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电脑里的电波展不开,就钻到了孕妇的肚子里,结果生出个‘天线宝宝’来。”

婷婷不禁笑道:“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血淋淋的惨案就摆在这里。”马大玲板起脸来,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怀孕期间不许上网,我坚决支持你婆婆的举动。”

婷婷呼啦一下把面前的吃食全部推开,央求道:“妈,难道说我给你的预防针要白打了?我要上网,没网我日子就没法过了!”

“这事就听你婆婆的。”马大玲警告道,“万一生出个怪物,你哭都来不及。”

就在婷婷回娘家寻找后盾的同时,苏梅也搬来了援兵,以期结成同盟。

援兵是她的嫡亲女儿周小容。这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兼主持人,可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花瓶角色,她大大咧咧的性格里暗藏着缜密,嘻嘻哈哈的谈笑间充满了智慧。被人概括为“三围魔鬼化,收入白领化,快乐日常化,爱情持久化,情调小资化,购物疯狂化”的“五化达人”,在电视台内外拥有一批年轻的拥趸。

苏梅将自己担心电脑辐射影响胎儿,登高爬低剪了网线的事坦言告之。并说由于自己的行为,婷婷已经连续两天借口和客户谈业务,天不黑不回家。想到婷婷腹中的胎儿不能及时得到营养健康成长,她忧心如焚。

“剪网线,婷婷跟您急眼了?”周小容如同看外星人那样盯着母亲追问着,一本正经地说,“妈,您知道不知道,断别人的网线,眼下在缺德事里排名第二,你怎么也

“‘二’得不行?”

苏梅情知自己确有过分之处,却放不下架子。遂外强中干地喝道:“掌你的嘴。”

周小容嬉笑着搂过母亲,连连道歉:“苏梅同志,我错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婷婷要说也是个听话的媳妇,我呢也是为她肚子里的宝宝好。”苏梅琢磨着说,“听说现在时兴玩十字绣,你能不能搞一个最难的图案回来,让婷婷绣上一年八个月的,晚上有事干了她就不想上网了。”

“早说啊,我绣的那个十八层地狱,一年了才垒了两层。这样吧,十六层以下交给婷婷了。”

“不着调,让你外甥在娘肚子里就伴随着十八层地狱,亏你也能想出来。”

周小容收起嬉闹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说:“不就是让婷婷晚上有事干嘛。放心,交给您女儿我了。”

周小容的“妙计”就是看韩剧打发时间。怎知婷婷一看韩剧便入了迷,一入迷便泪水涟涟,招惹得苏梅和周非凡夜半来到他们小两口的房间追问究竟。

敲开小易的房门,只见开门的婷婷确实梨花带雨,泪眼蒙眬。而周小易则窝在床角打着呼噜,睡意正浓。电视机里播放的韩剧,“咚咚咣咣”地说着听不懂的韩文。

“婷婷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没,没哪儿不舒服。”

“没不舒服你哭什么?”

婷婷抹抹眼睛,纳闷道:“我,我哭了吗?”

“起来,快起来!”周非凡跟了进来,他越过婆媳俩,直接过去拍打周小易。见他依然鼾声如故,便上去揪着耳朵斥道:“我让你给我装!”

睡意正浓的周小易被惊醒,他望着从天而降的父母大人,揉着被扯痛的耳朵,抱怨道:“我装什么了?妈,深更半夜的你们这是干什么,提审犯人呢?”

“你爸问你是不是欺负婷婷了。”

小两口这才明白父母所指,急忙解释起来。周非凡和苏梅终于明白婷婷哭啼原是因为看了周小容拿回来的韩剧,被剧中的传奇爱情所感动而流泪感伤。苏梅认为这种悲悲切切的苦情戏,会使孕妇情绪大起大落,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健康成长,遂果断“保管”了碟片。急得婷婷和周小易没着没落,却也对母亲毫无办法。

为了安抚婷婷,次日晚饭苏梅做了几个精致的小菜。待小两口回到家时,她已和周非凡出去散步了,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交谈机会。婷婷沮丧地耷拉着脸,面对丰盛

的佳肴视若不见。周小易不停地给婷婷碗里夹菜,好言好语哄着她多吃一点儿。

“你看你,明媒正娶的正房搞得跟小三似的,还撒娇呢。”周小易开始了“抹稀泥”,旨在缓和他至亲至爱的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我妈没收了你的韩剧吗?这里也有你的问题,你说你看就看,哭得稀里哗啦干什么,连累我躺着也中枪。”

“你说,不许上网,不许看韩剧,我晚上做什么?”

“我妈没收你的韩剧,是因为你老跟着剧情走,悲悲切切的影响肚子里宝宝阳光、健康地发育,没准儿生下来就是天生抑郁症。”

“这你也信啊?那你说,我晚上这几个小时闲着干吗?”

“看电视剧啊。我妈不让你看哭哭啼啼的韩剧,但是没说不让你看其他的电视剧。咱看美剧,绝对不会有勾你哭的情节。”周小易神秘地打开书包取出一个精美的盒子,郑重递了过去,“这是风靡全球的《整容室》第一季,请笑纳。”

“整容的电视剧?我爱看!”婷婷欣喜地接过碟片,使劲儿在周小易脸上吻了一下,以示奖励,迫不及待地回屋看电视去了。

有了电视剧的陪伴,即使在周小易出差的日子,婷婷晚上的日子也好过多了。但颇具恐怖因素的《整容室》却令苏梅草木皆兵,她收缴了《整容室》,声称将给婷婷换上一些绿色无公害的动画片。

“谢谢妈。”心有不悦的婷婷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又是猫又是老鼠还有精灵,一堆动物,您就不怕您孙子生出来长成‘四不像’吗?”

苏梅听出了婷婷的弦外之音,冷下脸来:“怎么了,对我有意见是不是?这话可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周非凡见苏梅神色不对,忙拉着她往外走去:“走走走,婷婷也该休息了。”

看到公婆离去,婷婷关上门,生气地将床上的被子、枕头扔到地上,用脚使劲儿揉搓着,发泄心中的不满。

“你不让婷婷上网,不让看韩剧,又不让看美剧,是不是有点儿草木皆兵了?”周非凡回到房间,对苏梅的做法颇有微词。

“我这是为你孙子好。现在的孩子,不光要优生优育,还要讲究优‘孕’。”苏梅坐在床边,望着茶几上的《整容室》碟片耿耿于怀,“挺乖的一孩子,肚子里怀个孩子就长志气了,教训起我来了,我不给她敲敲警钟能行吗?”

“谁敢教训你?我看应该是你在无事生非。”

“你什么意思,我不让看恐怖片,还错了?”苏梅说着,拿起了电话,说是要通知马大玲,让她好好教导一下宝贝女儿,别把自己的好心当了驴肝肺。

周非凡按住电话,愠怒道:“你真以为你是这屋的老大了?让马大玲半夜三更